

诗意小城慢时光

李晓伟

丽日远山立如屏，秋来汝水一舟横。

在汝州地域内，我们无须用奇、秀、险来表述那些山水，那些险峻的山水是用来欣赏的，而汝州的山水是最适宜居住的，其俊秀委婉，灵动雅致，善于眉目传情，与诗人们眉来眼去，于是就有了那份深情，以至留下诸多传世的杰作。

老汝州的“坐地苗”（本地土著）说：活在汝州，就是生活在美食里；外地到过老汝州的人说，见过了汝州，便知道那里的人注定是要与汝瓷过日子的。

当清新的晨风摇曳在碧波轻泛的五湖水面，北望和南眺，是聚拢的郁葱小山与黛瓦青墙，四周流水潺潺，连空气中都洋溢着清鲜的古朴气息。

当山峰揭开汝水的棱角，细密的路网在藕断丝连中钩织出刚柔并济的千年古城，一如绵延的历史长河里，留着文人群贤的唐诗宋词，存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贤来往频”的风骨与担当，也孕育出了把酒问世，擅以美食美器醇酒入佳肴的中原子民。

一座古城的韵味和血脉，仿佛就出来了。

这般侠骨柔肠，与火热刚烈的美食似是天作之合。身居“汝瓷之都”“汝酒之乡”的汝州人，牵着一盅酒走出了喜乐无恙的坦荡人生路。

而那一种种美食，浸透着汝州人舌尖上的乡愁。

汝州的美食五味杂陈，汝州的美食百感交集。

而那份独属于中原古城的豪情与柔情，似乎又与千百年来，鲜少更迭过的城址格局隐隐相连。

“黛瓦粉墙，深巷曲异，老街人家，朝夕守望”。小巷密布的老汝州浑身透着一股子豪气，孕育出了属于青瓷的股股血脉，其中以汝瓷为最。

倚靠在老街小店的曲尺柜前，打上一杯“一毛烧”，滋润地呷上一口，拈起一粒花生米的老汝州人，骨子里似乎也存着如汝酒般柔软绵长，却愈久浓烈的余韵。初见之时，他们身怀中原人的豪气干云与古朴谦和，更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属于一方水土的“侠气”——那种阅尽繁华与沧桑的沉稳、淡泊和深邃，就像钟楼那一声声大气的鸣响，足够有底气，且悠长不绝。

在沙滩公园看汝水鱼翔浅底一江碧水映青山，在九峰山观山立如屏诗意画卷，在湿地公园享空气清爽天然氧吧，在颍平花海赏鸟语花香诗与远方……当黄草戚戚的田野风吟遇见一弯如带的汝水，当莺歌燕舞间的森林热恋串起自在如风的山水蜜语，这座属于中原的神奇福地，似乎总能把这里人的美梦稳稳托起，轻轻环抱。

一半是天赐，一半是磨砺。

无论是平坦辽阔的金黄麦田，还是云雾缥缈的山峦仙境，在“两山夹一川”

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汝州的百变气质在山河风物的滋养下好似浑然天成。

过去，在人们心里，这里有以四时美景唯新的朗天阔地，也有借自然风物咏情的人文城景。然而如今的汝州，这里也可以是十二时辰变换的魅力秘境。从人间到天堂，只需移步这里的晨昏。

等到黄昏满霞时，耸立在广成路段的法行寺塔和满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坐落于望嵩路的汝州学宫和水韵满城的河湖公园，一改半掩面庞的羞红腴腆，只留下星光霞彩披身的绰约风姿，流光溢彩，点缀着汝州的碧水蓝天，也照亮穿梭如织的夜行人。

日子虽然就这么平淡地过着，无风无浪，波澜不惊。

但是，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繁华人间，汝州人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淡定从容。他们始终相信，走过人生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尽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灵性。

欣赏小城里那些在快节奏里过慢生活的人。常见他们在工作之余，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置一小小的居室里，集两三茶友，三五知己，一张大板桌，一杯青红茶，谈笑自若，忽略城市的喧嚣，把今天过成明天，把城市当成山野，把简单质朴的人生过成诗与远方。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然，爱上一座城，也许是因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

景，和那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许，更多的仅仅是这座城市里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里面有一种熟悉的乡愁。没有理由，无关风月，只是喜欢。

每到花开的季节，暖风一吹，整座城市似打翻了五彩罐，五彩缤纷，花浪翻腾，等着柔软的花瓣荡漾过心间，刹时氤漫如水，泛滥成海。但最终，又都落在汝州人的血脉里。

内里，却满载朴素生动的如歌岁月。

汝州，这些永远充满岁月诱惑的如织的日子，让人在好奇之外，也多了一份油然而生的喜爱之情。汝州人穿行在浩瀚无垠而又平平淡淡的日子里，用自己编织的梦，为奔腾的岁月描上轻轻一笔，却不知，它在漫漫星河间，已有了多少浓墨重彩的锦绣画卷。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相关这座城市的文化，佛、儒、道、茶及汝瓷文化、曲剧文化 等。诸多汝州大地那些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文化渊源，就能很容易地抵达精神领域最淳朴原始的目的地。那种无物、无我、无限空旷的诗意，也难怪乎这座小城，如此地让人痴迷。

山还是那座山，水也还是那道水，只是随时光的洗涤，把一些历史老成青苔，让青苔重塑绿意，于斑斑驳驳中散发著悠远的气息，于厚德载物中氤氲着清新的灵动，才能心怀日月山河，目眺诗和远方，在一方山水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怀念割草的日子

王永宾

夏天到了，当我看到自己十七年前写的那首描写割草时光的小诗：“身挎荆篮觅芳草，总角少年下田早。镰刀磨砺勤切磋，宛若下弦挂树梢。鲜血汩汩流痕痕，泪眼婆娑艺高超。耕牛哞哞声声催，嫩肩重负不弯腰。”就不由得怀念、回想小时候割草的日子。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在露珠滚落草叶的簌簌声中惊醒。时光飞逝，四十五年过去了，当手指触到粗砺的纸张时，依然能清晰感受到那些蜿蜒的伤疤在轻轻跳动，像蛰伏在掌心的年轮，记录着少年时光在青纱帐里的每个黎明与黄昏。

那时的镰刀比我的手臂还长。母亲将磨刀石浸在井水里，教我如何用拇指试刀刃的锋芒。七月的苞米地蒸腾着暑气，锋刃划开草茎的脆响里，藏着某种神秘韵律：右手镰刀斜斜掠过草根，左手拢住草茎顺势后拽，青草便如流水般在臂弯堆积。当同龄人还在为割破手指哭闹时，我的镰刀已能在草浪中游走出精确的纹路，连草茬都保持着整齐的倾斜角度。

那些留在指节上的新月形疤痕，是土地颁发的勋章。被马齿苋汁液染成墨绿的手掌，虎口处被镰柄磨出的茧花，食指关节永远洗不净的草汁，都在夏夜月光下泛着幽微的光。邻村的老把式看见我捆的草垛，总要啧啧称奇——每捆草的腰束既不让草茎折断，又能恰好卡住镰刀刃口的位置，这是十岁少年在千万次重复中悟出的生存美学。

如今站在城市高楼前，我仍能嗅到记忆里青草汁液的腥甜。那些被露水打湿的裤脚、被烈日灼伤的后颈、被寒风皴裂的手背，都化作血液里流淌的韧性。每当遇到困顿时刻，掌心交错的疤痕便会隐隐发烫，提醒我曾驯服过比生活更锋利的刀刃。

土地是最严苛的导师，它从不慷慨赠予，只对虔诚的叩问者泄露真谛。当我们把年轮刻进血肉而非树木，那些疼痛的印记终将在时光里发酵成醇厚的馈赠。每个在尘埃中跋涉过的灵魂都明白：真正的勋章，从来生长在看不见的地方。

刘禹锡月夜认错

公元835年一个暮夏的夜晚，汝州衙内西北角的望嵩楼上正举行着盛大的宴会。客人是当朝一品宰相、《玄怪录》的作者牛僧孺，主人是汝州刺史、四海闻名的诗人刘禹锡。席间美酒珍肴，轻歌曼舞，应酬答对，极为欢洽。但是，细心的人不难看出，来宾表面含笑，内蕴不平，且有弯弓待发之势；主人强颜欢愉，时露尴尬畏惧之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刘禹锡年长牛僧孺七岁，诗文成名，踏入仕途比牛僧孺为早。牛在中举之前曾拿着自己的文章向刘禹锡请教，无非是想让刘禹锡夸奖一番，以便在应试中获得好处。哪知刘禹锡少年得志，怎把这衣衫敝旧、貌不惊人的牛僧孺放在眼里？为了炫耀自己，竟对着众人信口评点，任意涂抹，羞辱得牛僧孺无地自容，但却怒而不敢言，只好怀恨而去。岂料后来牛僧孺官运亨通，进士及第后不久，便被擢为御史中丞，唐文宗时竟一跃而成为同平章事，也就是当朝一品的宰相。而刘禹锡几升几降，只不过是 个五品的刺史而已。刘禹锡每想起早年对牛僧孺的无礼，便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只怕牛僧孺寻衅报复。此番牛僧孺出任武昌节度使，特别绕道来汝州见他，用意可想而知。牛僧孺是结党营私的能手，排除异己的专家，而今大权在手，生死荣辱全在他的一句话，63岁的刘禹锡，宦海沉浮几十年，能不心惊胆战吗？

牛僧孺到汝州的当天，刘和牛只叙寒温，不提旧事。晚间的夜宴，一为牛的到来洗尘，二为牛的明天动身饯行。考虑到面对应邀作陪的汝州名流，牛一定会给他更加难堪甚至将他罢官、充军……躲是躲不过的，只好坐以待辱吧！

酒过三巡，曲度二套，脸红耳热的牛僧孺大呼：“拿纸笔来！”他往事萦回，心情激荡，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刘禹锡一看，原来是一首七律，题为《席上赠刘梦得》（见《全唐诗》第5292页）。题中对刘直呼其名，显示出上级对下级的随便。刘是诗歌专家，深知诗的最后两句才是中心所在，于是匆匆掠过前面的“休论世上升沉事”“珠玉会应成咳唾”等句，只见后面写道：“莫嫌待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意思是说不要嫌我酒后胡言，我曾经请你给我改过文章呀！诗中虽提及旧事，但无明显的谴责之意，刘大喜过望，连忙和了一首《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赠》（见《全唐诗》第4078页）：

少年曾忝汉庭臣，晓岁空余老病身。
初见相如成赋日，寻为丞相扫门人。
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奉清者笑语频。
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指埃尘。

诗中充满奉承、谢罪之意，特别是后两句，意思是我已做好了罢官的准备，等你休息“三日”后将我像尘埃一样轻轻拂去。因为唐朝旧例，宰相任职后要歇假三日，然后升堂理事，晋黜百官。牛僧孺看罢刘禹锡的诗，知道这个性情倔强的人已经认错服输了，便也适可而止，遂即宽宏大量地说：“三日之事我不能做，也不敢做呀！”二人相对哈哈一笑，前嫌尽释，宾主尽欢而散。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供稿：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汝州人文史话

实力派台柱子演员丁富江

李国现

丁富江是汝州市曲剧团中实力派演员之一。数十年间，他塑造的角色，有花脸、小生、须生、武生、官丑等行当，穿蟒扎靠，均拿得出。他嗓音高亢宏亮，爆发力强，尤其是他的“黑头腔”炸音、爆笑和高音，每每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丁富江生于1944年6月，汝州市纸坊镇丁村人。1955年11月，刚刚小学毕业的11岁少年丁富江进城参加了临汝县豫剧团招生考试，因为长相虎势而又嗓音高亢宏亮受到考官青睐而被顺利录取。1956年农历二月初一，他作为学员，与申庆州、翟中其、李环等人一起接到通知，到剧团报到，正式加入临汝县豫剧团，跟着赵官印、赵新清（崔金凤的爱人）等人学艺。

赵官印、赵新清等教师个个身怀绝技，而且艺德高尚，对学生队的孩子们既严格训练又贴心关怀。老师们给学生队排演《穆桂英挂帅》，杨玲恩、李素芬饰演穆桂英，朱玉仙饰演余太君，刘老赖（在郑州学戏期间与刘忠河同学）饰演杨文广，申庆州（申有）饰演杨宗保，高宝亭饰演杨思乡，杜二有饰演宋王，杨申（杨古城人）饰演王强，丁富江饰演王伦，王花芝饰演杨金花，翟中奇、李环在乐队伴奏。戏排练成后，对外公开售票演出，恰好剧团演添置了许多新装箱。戏是新戏，箱是新箱，人是新人，三新，剧团写演出海报时对“三新”又极力渲染，观众奔走相告，引起轰动，戏票全部顺利售出，剧场里座无虚席，这一群娃娃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表演令人耳目一新，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时

传为美谈。

1957年，洛阳地区开展戏曲会演活动，南五县——临汝、汝阳、伊川、栾川、嵩县——集中在临汝县进行。临汝县豫剧团精心排演《两狼关》作为参赛剧目。阎竹荣饰演梁红玉，王平川饰演韩世忠，赵新清饰演金兀术，13岁的丁富江在戏中饰演一个门官。剧目上演后深受观众好评。

1959年，丁富江从临汝县豫剧团调入临汝县曲剧团，起初担任练功队负责人带领年轻演员们苦练开荡、把子等，剧团排戏时他参与武打设计。

在扮演角色上，他主攻大花脸，兼演生、丑。在三十多年的戏剧演艺生涯中，他成功塑造了许许多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象。

丁富江注重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善于调动情绪，刻画人物性格。

丁富江为人洒脱坦荡，人缘颇好，有组织能力，排戏时积极参与技术指导工作，后参与剧团的导演组及行政领导工作。1984年他任副团长，1989年曾主持剧团的全面工作，1990年从曲剧团调出。

1990年，丁富江从汝州市曲剧团调至汝州市电影公司。1996年提前退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电影、电视、电脑等新兴媒体的渐次问世，传统戏曲艺术受到新兴传播形式的巨大冲击，戏曲的教化功能也受到影响，甚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难以立足。

2004年，汝州市曲剧团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陷入低谷，停止活动。作为河南曲剧的发祥地，汝州的曲剧群众基



础非常深厚，广大人民群众对曲剧感情很深，而作为汝州市曲剧团的老艺人，更是如同失去精神家园一样痛心疾首。2004年，就是汝州市曲剧团被迫中止演艺活动的当年，在付显宁等社会爱心人士推动下，丁富江、丁丙炎、崔占、杜书安、杜文信、陈少禄、毛保坤等老艺人在汝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开会商议推动曲剧团恢复演艺活动事宜，得到市人大常委会樊占营、付显宁、刘西方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筹划并成功举办了汝州市曲剧戏迷舞台赛，成立了曲剧艺术研究所，深入挖掘曲剧史料，呼吁恢复汝州市曲剧团，并且有力推动了河南省首届曲剧艺术节和中国首届曲剧艺术节在汝州成功举办，省内外曲剧演

出团体和众多曲剧名家齐聚汝州，给人民群众带来一场场醉人心魂的曲剧盛宴，轰动一时。

曲剧艺术研究院还着力培养曲剧新人，为河南电视台王牌节目《梨园春》培养了张艳歌、朱旭光、刘晓燕、陈欣远等“梨园春”戏迷擂台赛擂主。

丁富江至今虽已年逾八旬，但是身体健康，宝刀不老。2024年12月2日，在风景秀丽的风穴山下，“常秀兰曲剧舞台生涯65年座谈会”上，丁富江现场即兴表演了《包公误》中一段黑头阳调：“汴梁古道西风紧，回到南街已黄昏。适才进宫去查问，亲见太子血淋淋……”

犹似炸雷撼天地，博得满堂喝彩声。